史通訓故補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八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注

海虞顧鎮備九叅訂

蘭山王銑潤成同訂

雜說下第九 二十五條

諸史六條

夫僭服飾者、以珠翠爲先、工繢事者、以丹青爲主、至若錯綜乖所、分布失宜、則綵絢雖多、汚妙不足者矣、

易孟堅觀之又為史贊之一體然劉評當甚

觀班氏公孫弘傳贊。直言漢之得人。盛於武宣二代。至於平津善惡。寂滅無覩。持論如是。其義靡聞。必矜其美辭。愛而不棄。則宜微有改易。列於百官公卿表後。庶尋文究理。頗相附會。以茲編錄。不猶愈乎。

又沈侯謝靈運傳論。全說文體。備言音律。此正可為翰林之補亡。流別之摠說耳。李充撰翰林論摯虞撰文章流別集如次諸史傳。實為乖越。陸士衡有云。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信矣哉。其有事可書而不書者。不應

書而書者、至如班固敘事、微小必書、至高祖破項垓下、斬首八萬、曾不涉言、李齊於後主紀則書幸於侍中穆提婆第、于孝昭紀則不言親戎以伐奚、于邊疆小寇無不畢紀、如司馬消難擁數州之地以叛、曾不挂言、略大舉小、其流非一、昔劉勰有云、自卿雲（一作淵）已前、多役才而不課學、向雄已後、頗引書以助文、然近史所載、亦多如是、故雖有王平所識、僅通十字、霍光無學、不知一經、而述其言語、必稱典麗（一作誥）、良由才之天然、故事資虛飾者矣、

按宋書稱武帝入關、以鎮惡不伐遠方馮異、于渭濱遊覽、追思太公、夫以宋祖無學、愚智所悉、安能援引古事、以訓答羣臣若乎、斯不然矣、更有甚于此者、覩周齊二國、俱出陰山、必言類互鄉、則宇文尤甚、按王劭齊志、宇文公呼高祖曰漢兒、夫以獻武晉嗣、未變胡俗、王宋所載、其鄙甚多矣、周帝仍因之以華夏、則知其言不遠于齊遠矣、而牛弘王劭、並掌策書、其載齊言也、則淺俗如彼、其載周言也、則文雅若此、夫如是何哉、非兩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虛實之異故也、夫以記宇文之言、而動遵經典、多依史

漢、周史述太祖論梁元帝曰蕭繹可謂天之所廢誰能與之者乎又宇文測為汾州或譖之太祖怒曰何為間我骨肉生此貝錦此並六經之言也又曰榮權吉士也寡人與之言無二此三國志之辭也其餘言皆如此豈是宇文之語耶又按裴政梁太清實錄稱元帝使王琛聘魏長孫儉謂宇文曰王琛眼睛全不轉公曰昭奴使癡人來豈得怨我此言與王宋所載相類可謂真宇文之言無愧于實錄矣此何異莊子述鮒魚之對而辨類蘇張賈生叙鵩鳥之辭而文同屈宋施于寓言則可求諸實錄則否矣

世稱近史編語謂言語之語也惟周多美辭夫以博採古文而聚成今說是則俗之所傳有雞九錫酒孝經

房中志醉鄉記或師範五經或規模三史雖文皆雅正而事悉虛無豈可便謂南董之才宜居班馬之職也自梁室云季雕蟲道長謂太清已後平頭上尾尤忌於時對語儷辭盛行于俗始自江外被于洛中而史之載言亦同於此何之元梁典稱議納侯景高祖曰文叔得王郎之降而隗囂滅安世世用羊祜之言而孫皓平夫漢晉之君事殊僭盜梁主必不捨其謚號呼以姓名此由須對語儷辭故也又姚最梁累稱高祖曰得既在我失亦在予不及子孫知復何恨夫變我稱予互文成句求諸人語理必不然此由避平頭上尾故也又蕭韶太清記曰云云溫子昇永安故事言爾朱世隆之攻沒建州也悠痛之響上徹天閣酸苦之極下傷人理此語皆非簡要亦徒積字成

文。並由避諱對之爲患也。或諱從流靡。或語須偶對。此之爲害。其流甚多。假有辨如酈叟、吃若周昌子羽修飾而言、仲由率爾而對、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書、必求實錄、多見其妄矣、

夫晉宋已前、帝王傳授、始自錫命、終於登極、其間牋疏款曲、詔策頻煩、雖事皆偽跡、言並飾讓、猶能備其威儀、陳其文物、俾禮容可識、朝野具瞻、逮于近古、我則不暇、至如梁武之居江陵、齊宣之在晉陽、或文出荊州、假稱宣德之令、江陵之建業。地濶數千餘里。宣德皇后下令。旬日必至。以此而言。其偽可見。或書成并部、虛云孝靜之勑、

凡此文誥本不施行必也載之起居編之國史豈所謂撮其機要剪截浮辭者哉但二蕭陳隋諸史通多此失晉魏及宋自劉業後稱公王即帝位皆數十年間事耳夫功德日盛稍進崇遷足驗禮容不欺揖讓無失自齊梁已降稱王公及即帝位皆不出旬月之中耳夫以迫促如是則于禮儀何有者哉又按北齊文宣帝將受魏禪寮撰錫讓勸進斷表又詔入奏請注一時頓盡則始知無前後節文等差隆殺也唯王劭所撰齊志獨無是焉夫以累易古人以為嗤如彥淵之改魏收也以非易非彌見其失矣而撰隋文史者稱澹大矯收失者何哉且以澹著書方于君懋豈唯其間可容數人而已

史臣美濡而識劭者隋史每論皆云史臣今故因其事成呼為史臣豈所謂通鑑平語曰蟬翼為重千鈞為輕其斯之謂矣

北史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父超以謀叛伏法母陸令萱配入掖庭撫養後主緯天統初奏引提婆入侍後主大被親狎錄尚書封城陽郡王

北史孝昭皇建元年帝親戎北討庫莫奚出長平房奔遁分兵致討大獲牛馬

北史司馬消難字道融太尉子如之子也歷官光祿卿文宣昏虐消難常有自全之謀及上黨王渙反益為文宣所疑乃降于周

蜀志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歷官安漢將軍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義理

後漢書馮異字公孫父城人從世祖以王郎封應侯異為人謙退不伐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南史。王鎭惡。北海劇人。猛之孫也。宋武帝北伐。以鎭惡領前鋒。及陷長安。于灞上迎武帝。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眞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鎭惡何功之有焉。帝笑曰。卿欲學馮異耶。

南史。宋武帝前至渭濱。歎曰。此地寧復有呂望耶。鄭鮮之曰。明公以旰食待士。豈患海內無人。

莊子。車轍有鮒魚曰。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我且激西江之水而活子。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吾常。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

文選。賈誼鵩鳥賦。鵩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袁淑俳諧記。有雞九錫文。皇甫松著酒孝經。房中志。王績著醉鄉記。

史記。周昌沛人也。高帝欲廢太子。昌爭之甚。上問其說。昌爲人口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卽欲廢太子。然臣期期

不奉詔。上欣然而笑。

南史。梁武有受禪之志。沈約說之曰。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武帝然之。召范雲告之。雲對畧同約旨。甲寅。為梁公備九錫之禮。齊和帝東歸至姑孰。丙辰。下詔禪位于梁。宣德皇后令曰。西詔至。帝憲章前代。敬禪神器于梁。明可臨軒。恭授璽綬。

通鑑。高洋欲受禪。令陳山提齋事條并密書與楊愔。山提至鄴。愔即召太常卿邢邵等撰儀注。秘書監魏收草九錫禪讓勸進諸文。文宣至鄴。孝靜禪位于齊。

補注

漢書。霍光傳贊。光不學亡術。闇于大理。

漢書。酈食其傳。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云云。于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

北史。魏季景傳。子澹。字彥深。仕齊殿中侍御史。

除中書舍人。與李德林修國史。帝以魏收所撰後魏書。褒貶失實。詔澹別成魏史。義例與收多所不同。

雜家言一經考駁餔手剎碎矣

別傳九條

劉向列女傳云夏姬再為夫人三為王后夫為夫人則難以驗也為王后則斷可知矣按其時諸國稱王惟楚而已如巫臣諫莊將納姬氏不言曾入楚宮則其為后當在周室葢周德雖衰猶稱秉禮豈可族稱姬氏而妻厥同姓者乎且曾娶于吳謂之孟子聚麀之誚起自昭公未聞其先已有斯事禮之所載何其缺如（雜記曰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魯昭公始）又以女子一身而作嬪三代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尋夫

春秋之後，國稱王者有七，蓋由向誤以貞姬之生當夫戰國之世，稱三為王后者，謂歷嬪七國諸王。校以年代，殊為乖剌。至于佗篇，茲例甚衆。故論楚也，則昭王與秦穆同時；言齊也，則晏嬰居宋景之後。列女傳曰：齊傷槐女，景公時人，謂晏子曰：昔景公之時，大旱三年，夫謂宋景為昔，即居其後。今粗舉一二，其流可知。

觀劉向對成帝稱武宣行事，世傳失實，事具風俗通，其言可謂明鑒者矣。及自造洪範五行及新序、說苑、列女、神仙諸傳，而皆廣陳虛事，多構偽辭，非

其識不周而才不足。益以世人都可欺故也。嗚呼。後生可畏。何代無人。而輙輕忽若斯者哉。夫傳聞失真。書事失實。益事有不獲已。人所不能免也。至於故為異說以惑後來。則過之尤甚者矣。

按蘇秦答燕易王。稱有婦人將殺夫。令妾進其藥酒。妾佯僵而覆之。又甘茂謂蘇氏云。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無以買燭。而子之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此並戰國之時。遊說之上。寓言設理。以相比興。及向之著書也。乃用蘇氏之說為二

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彼烏有持為指實何其妄哉又有甚于此者至如伯奇化鳥對吉甫以哀鳴宿瘤隱形干齊王而作后此則不附于物理者矣復有懷嬴失節目為貞女劉安覆族定以登仙立言如是豈顧丘明之有傳孟堅之有史哉

揚雄法言好論司馬遷而不及左丘明常稱左氏傳唯有品藻二言而已是其鑒物有所不明者也

月雄哂子長愛奇多雜又曰不依仲尼之筆非書

也自序又云不讀非聖之書然其撰廿泉賦則云鞭宓妃云云劉勰文心已議之矣然則文章小道無足致嗤觀其蜀主本紀稱杜魄化而爲鵑荆屍變而爲鼈其言如是何其鄙哉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何者交阯遠居南裔越裳之俗也敦煌僻處西域昆戎之鄉也求諸人物自古闕載葢由地居下國路絶上京史官注記所不能及也既而士燮著録劉昞

裁書、則磊落英才、粲然盈編者矣、向使兩賢不出、二郡無記、彼邊隅之君子、何以取聞于後世乎、是知著述之功、其力大矣、豈與夫詩賦小技校其優劣者哉、

自戰國以下、詞人屬文、皆僞立客主、假相訓答、至于屈原離騷辭、稱遇漢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女于陽臺、夫言並文章、句結音韻、以茲叙事、足驗憑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採爲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邪、必如是、則馬卿遊梁、

前人不作誑語後來翰墨家發其資分矣與史乘流別判然混之則誤

枚乘譖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覿于岩畔、撰漢舊本無漢字魏史者、亦宜編為實錄矣、

嵇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為實錄、斯已謬矣、況此二漁父者、校年則前後別時、論地則南北殊壤、而輒併之為一、豈非惑哉、苟如是、則蘇代所言、雙禽蚌鷸、此亦漁父之一事、何不同書於傳乎、必惟取揄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彌見其未學也、蘇代所言、雙禽鷸蚌、伍胥所遇、漁父水蘆中、斯並漁父舊事、亦可同歸一錄、何止揄袂

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若斯而已也莊周著書以寓言為主嵇康述高士傳多引其虛辭至若神有混沌編諸首錄苟以此為實則其流甚多至如蛙鱉競長蚿蛇相憐鸞鳩笑而後言鮒魚忿以作色向使康撰幽明錄齊諧記並可引為真事矣夫識理如此何為而薄周孔哉

杜元凱撰列女記博採經籍前史顯錄古老明言而事有可疑猶闕而不載斯豈非理存雅正心嫉邪僻者乎君子哉若人也長者哉若人也

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彩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殆後来所為、假稱陵作也、遷史缺而不載、良有以焉、編於李傳中、斯為繆矣、

春秋左傳・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君其圖之・王乃止・

列女傳・齊傷槐女・衍之女也・名婧・景公時有所愛槐・令曰・傷槐者死・于是衍醉而傷槐・景公欲罪之・婧乃造晏子之門曰・昔宋景時・大旱・卜以人祀・景公曰・吾所以請雨・為民也・如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大雨・

列女傳・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仕于周・二年・且歸・其妻淫于隣人・淫者憂之・妻曰・吾為毒酒・封以待之矣・云云

列女傳。齊女徐吾者。東海貧婦人也。與隣婦李吾之屬會燭。相從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也。徐吾云云。

列女傳。齊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也。項有大瘤。故號宿瘤。閔王出遊。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曰。此奇女也。命後車載之。與言。大感。遂以為后。

春秋左傳。初晉子圉為質于秦。秦以懷嬴妻之。子圉逃歸。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楚人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事又具列女傳。

前漢書。揚雄羽獵賦。鞭洛水之宓妃兮。餉屈原與彭胥。劉勰文心雕龍。夸飾篇云。子雲校獵。鞭宓妃以餉屈原原。孌彼洛神。既非魑魅。而虛用濫形。不其疎乎。

揚雄蜀王本紀。荆人鱉令死。其尸流亡。隨江水上至成都。見蜀王杜宇。杜宇立以為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鱉令。以其國禪之。

說文。成都記。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鵑。亦

曰子規。

吳志。士燮。字威彥。廣信人。官交趾太守。

北史。劉昞。字延明。燉煌人。涼武昭王。徵為儒林祭酒。著燉煌實錄二十卷。

古文苑。司馬相如美人賦。司馬相如遊梁。梁王說之。鄒陽譖之于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妖麗。不忠。將欲媚辭取悅。遊王後宮。王不察之乎。王問相如曰。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

文選。曹植洛神賦。覩一美人于岩之畔。乃披御者而告之曰。彼何人斯。若此之艷也。

莊子漁父篇。孔子遊乎緇帷之林。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有漁父者。下船而來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

文選。屈原既放。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

戰國策。趙且伐燕。蘇代謂惠王曰。今者有過川。蚌方出曝。而鷸啄之。兩者不肯相舍。漁父得而并禽之。今燕趙互相交兵。恐強秦之為漁父也。

燕子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混沌儵忽時相與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

莊子魏牟謂公孫龍曰子獨不聞埳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于是坎井之蛙聞之規規然自失也

莊子蚿憐蛇蛇憐風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如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

莊子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補注

新序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自詣宣王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願也試一行

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按此隱形以干齊王事乃無鹽事非宿瘤也

漢書音義如淳曰宓妃宓羲氏之女也溺死洛水為洛神

楚辭漁父篇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雜說十條

夫自古之學者、談稱多矣、精於公羊者、尤憎左氏、習于太史者、偏嫉孟堅、夫能以彼所長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鮮矣、

觀世之學者、或耽翫一經、或專精一史、談春秋者、則不知宗周既殞、而人有六雄、論史漢者、則不悟劉氏云亡、而地分三國、亦猶武陵隱士、遁迹桃源、當此晉年、猶謂暴秦之地也、假有學窮千載、書總五車、見良直而不覺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葛

洪所謂藏書之箱簏五經之主人而夫子有云雖多亦安用為其斯之謂也

夫鄒好長纓齊珍紫服斯皆一時所尚非百王不易之道也至如漢代公羊擅名三傳晉年莊子高視六經今並挂壁（原本作蛙壁）不行綴旒（原本作綴緝今並依郭本改定）無絕豈與夫春秋左氏古文尚書雖暫廢于一朝終獨高于千載校其優劣可同年而語哉

夫書名竹帛物情所競雖聖人無私而君子亦黨蓋易之作也本非記事之流而孔子繫詞輒成述

顏子稱其殆庶雖言則無媿事非虛美亦由視予猶父門人日親故非所要言而曲垂編錄者矣既而揚雄寂寞師心典誥至于童烏稚子蜀漢諸賢謂嚴李柳司馬之徒太玄法言恣加褒賞雖內舉不避而情有所偏者焉夫以宣尼叡哲子雲參聖在于著述不能忘私則自中庸已降抑可知矣如謝承漢書偏黨吳越魏收代史盛誇胡塞復焉足怪哉

子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儒誠有之史亦宜然蓋左丘明司馬遷君子之史也吳均魏收小人

之史也其薰蕕不類何相去之遠哉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飾云乎哉何

則史者固當以好善爲主嫉惡爲次若司馬遷班

叔皮史之好善者也晉董狐齊南史史之嫉惡者

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飾其唯左丘明乎自

茲已降吾未之見也

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于褒貶

不書無損于勸誡但舉其宏綱存其大體而已非

謂絲毫必錄瑣細無遺者也如宋孝王王劭之徒

其所記也喜論人帷簿不修言貌鄙事訐以為直吾無取焉夫故立異端喜造奇說漢有劉向晉有葛洪近者沈約又其甚也後來君子幸為詳焉

昔魏史稱朱異有口才摯虞有筆才故知喉舌翰墨其辭本異而近世作者撰彼口語同諸筆文斯皆以元瑜孔璋之才而處丘明子長之任文之與史何相亂之甚乎

夫載筆立言名流今古如馬遷史記能成一家揚雄太玄可傳千載此則其事尤大記之于傳可也

至于近代則不然其有彫蟲末伎短才小說或為集不過數卷（如陳書陰鏗傳云有集五卷其類是也）或著書纔至一篇（如梁書孝元紀云撰同姓名人錄一卷其類是也）莫不一一列名編諸傳末（如梁書孝元紀云撰研神記同姓名人錄陳書姚察傳云撰西征記辨名酪記後魏書劉芳傳云撰周官音禮記音齊書祖鴻勳傳云撰晉祠記凡此書或一卷兩卷而已自餘人有文集或四卷或五卷者不可勝記故不具列之）事同七略巨細必書斯亦煩之甚者

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若漢代青

翟劉舍位登丞相，而班史無錄；姜詩、趙壹身止計吏，而謝書有傳。即其例也。今之修史者則不然。其有才德闕如，而位宦通顯，史臣載筆，必為立傳。其記也，止具其生前歷官，沒後贈謚，若斯而已矣。雖其間伸以狀跡，粗陳一二，么麽常事，曾何足觀。始自伯起魏書，迄乎皇家五史，五史謂五代史。通多此體。流蕩忘歸，史漢之風，忽焉不嗣者矣。

韓子：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纓，甚貴。鄒君患之，左右曰：君服之也。于是明日斷其纓以出，而國中皆不服矣。

韓子：齊桓公好紫，一國皆服紫，民間十素不當

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自試勿服。
易係辭。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法言問神篇。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
而與我玄文。
吳志。朱異。字季文。朱桓之子也。少見朱據。命之
賦弩。曰。南岳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射隼高
墉。歷官大都督。
王隱晉書。摯虞與大叔廣。名位略同。廣長口才。
虞長筆才。衆坐廣談。虞不能對。退筆難廣。廣不
能荅。于是世笑紛然。
魏志。阮瑀。字元瑜。陳留尉氏人。為魏武軍謀祭
酒。文帝書云。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
魏志。陳琳。字孔璋。廣陵人。為魏武典記室。
史記。漢興將相表。武帝中元三年。御史大夫桃
侯劉舍為丞相。元狩五年。太子少傅武彊侯莊
青翟為丞相。
後漢書。姜詩。廣漢人。察孝廉。拜郎中。尋除江陽
令。

後漢書。趙壹舉郡上計吏。到京。司徒袁逢見而異之。顧謂坐客曰。此漢陽趙元叔。朝臣莫有過之者。請為諸君分坐。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郎吏。竟如其言。

[補注]

南史。陰子春傳。子春子鏗字子堅。博涉書史。尤善五言詩。陳天嘉中。為始興王錄事參軍。遷晉陵太守。有文集三卷行于世。

梁書。元帝紀。所撰有同姓名人錄一卷。

隋書。經籍志。研神記十卷。蕭繹撰。

南史。姚察傳。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陳太建初。授宣明殿學士。聘于周。著西聘道里記。

北史。劉芳傳。芳字伯文。彭城人。仕魏。至中書令。撰鄭玄所注周官禮記音各一卷。

北史。祖鴻勳。涿郡范陽人。齊神武嘗徵至并州。作晉祠記。好事者玩其文。位至高陽太守。

孫　端綬佩章
　　景緯揆基　校

文通訓故補卷之十八終

天道遠人道邇必云某災肯有某應縱皆鑿鑿亦難許爲不誣自班書列之此條可謂自揭拙不與古今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九

北平黄叔琳崑圃補注
海虞顧　鎮備九參訂
大興李宗沆正菴同訂

漢書五行志錯誤第十

班氏著志牴牾者多在於五行蕪累尤甚今輒條其錯繆定爲四科一曰引書失宜。二曰叙事乖理。三曰釋災多濫。四曰古學不精。又于四科之中、疏爲雜目、類聚區分、編之如後、

人表同病乃人表莫肯繼作而五行志遂爲史家定例何也夫某年某日有某異某年月日有某事分編而讀誌之觀覧者自當心知其應何必將其事件繫其災之下如讀物者面命而諄諄之也當庸在所明[illegible]應太明人也以孔子

第一科

引書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二曰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三曰屢舉春秋言無定體四曰書名去取所記不同

其志叙言之不從也先稱史記周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又稱宣公六年鄭公孫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按宣公六年自左傳所載也夫上論單襄則持史記以標首下列曼滿則遺左氏而無言遂令讀者疑此宣公上出史記而下云魯

之聖無不知春秋止不書事應而他人思慮與之不賢於智過孔子子

后莫定何邪是非難悟進退無准此所謂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也

志云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齊侯于周按成公者即魯侯也班氏凡説魯之某公皆以春秋為冠何則春秋者魯史之號言春秋則知公是魯公今引史記居先成公在下書非魯史而公捂魯名膠柱不移守株何甚此所謂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也

按班書為志本以漢為主在于漢時直記其帝號謚耳至于佗代則云某書其國君此其大例也至

如叙火不炎上具春秋桓公十四年次叙稼穡不成直云嚴公二十八年而已夫以火稼之間別書漢莽之事年代已隔去魯尤踈洎乎改說異端仍取春秋爲始而于嚴公之上不復以春秋建名遂使漢帝魯公同歸一揆必爲永例理亦可容在諸異科事又不爾求之畫一其例無常此所謂屢舉春秋言無定體也

按本志叙漢以前事多畧其書名至如服妖章初云晉獻公使太子率師佩之金玦續云鄭子臧好

為聚鷸之冠此二事之上每加左氏為首夫一言可悉而再列其名省則都損繁則太甚此所謂書名去取所記不同也

史記周單襄公與晉郤錡郤仇郤至及齊國佐語曰晉將有亂三郤其當之乎

春秋左傳宣公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三矣

春秋左傳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第二科

敘事乖理者，其流有五。一曰依發首端，不副徵驗。二曰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三曰直引時談，竟無他述。四曰科條不整，尋繹難知。五曰標舉年號，詳略無准。

志曰：左氏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既除喪而燕。晏 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與喪賓燕，樂憂甚矣。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將安用之。按其後七年，王室終如羊舌所說

此即其效也而班氏了不言之此所謂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也

志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女齊語智伯曰齊高子容宋司徒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專則速及侈則將以力斃九月高子出奔北燕所載至此更無佗說按左氏昭公二十年宋司徒奔陳而班氏採諸本傳直寫片言閲彼全書惟徵半事遂令學者疑㐀明之說有是有非女齊之言或得或失此所謂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也

漢志劉解雨雹董解雨雹本篇此條今史通誤以劉為董解雨雹而況其再列乎乃失言

志云成帝於鴻嘉永始之載好為微行置私田於民間谷永諫曰諸侯夢得田占為失國而況王者畜私田財物為庶人之事乎已下弗云成帝悛與不悛谷永言効與不効諫辭雖具諸事闕如此所謂直引時談竟無佗述者也

其述庶徵之恒寒也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雹隨載劉向之占次云公羊經曰大雨雹續書董生之解按公羊所說與上奚殊而再列其辭俱云大雨雹而又此科言大雪與雹繼言殞霜殺草起自春

秋訖乎漢代其事既盡仍重叙雹災分散相離斷絶無趣夫同是一類而限成二條首尾分拏章句錯糅此所謂科條不整尋繹難知者也

夫人君改元肇自劉氏史官所錄須存凡例按斯志之記異也首列元封年號不詳漢代何君次言地節河平具述宣成二帝（宣帝地節四年成帝河平二年其紀年號如此）武稱元鼎每歲皆書（始云元鼎二年續云元鼎三年按二年宜除元鼎之號也）哀曰建平同年必錄（始云哀帝建平三年續後云哀帝建平三年按同是一年宜云是歲而已不當重言也）此所謂標擧年號詳畧無准者也

補注

左傳。昭公十五年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除喪。以文伯宴。王曰云云。籍談不能對。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云云。杜注云。爲二十二年王室亂傳。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于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杜注爲此秋高止奔燕。昭二十二年。華定出奔陳傳。

漢書五行志。釐公十年冬。大雨雪。劉向以爲先是釐公立妾爲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公羊經曰。大雨雹。董仲舒以爲公脅于齊桓公。立妾爲夫人。不敢進羣妾。故專壹之象見諸雹。皆爲有所漸脅也。

漢書文帝紀。十六年秋九月。得玉杯。刻曰人主

是爲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

第三科

釋災多濫。其流有八。一曰商搉前世。全違故實。二曰影響不augh。牽引相會。三曰敷演多端。准的無主。四曰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五曰但伸解釋。不顯符應。六曰考覈雖讜。義理非精。七曰妖祥可知。寢嘿無說。八曰不循經典。自任胸懷。

志云。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是歲韓魏趙篡晉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爲諸侯。天子不恤

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案周當戰國之世、微弱尤甚、故君疑竊斧臺名逃債、正比夫泗上諸侯、附庸小國者耳、至如三晉跋扈、欲為諸侯、雖假王命、實由己出、譬夫近代莽稱安漢、匪平帝之至誠、卓號太師、豈獻皇之本願、而作者苟責威烈、以妄施爵賞、坐貽妖孽、得謂人之情偽盡知之者乎、此所謂商摧前世、全違故實也、

志云、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戚而蒐于比蒲、又曰定公十一年九月大

雩先是公自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圍鄆按夫
大蒐于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圍鄆定之六年
也其二役去雩皆非一載夫以國家常事而坐延
災眚歲月既遥而方闗響應斯豈非烏有成說扣
寂為辭者哉此所謂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也
忠公嚴公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嚴母姜
與兄齊侯淫共殺桓公嚴公釋𧊒讐復娶齊女未入
而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應
也又云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為時魯宋比

年有乘丘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謂七年魯大水今年宋大水也按此說有三失焉何者嚴公十年十一年公敗宋師於乘丘及鄑夫以制勝克敵策勲命賞可祈榮降福而反愁怨貽災邪其失一也且先是數年嚴遭大水亦謂七年校其時月殊在戰前而云與宋交兵故二國大水其失二也況於七年之內已釋水災始以齊女為辭終以宋師為應前後靡定向背何依其失三也夫以一災示眚而三說競興此所謂數演多端准的無主者也

其釋厥咎舒厥罰恒燠以為其政弛慢失在舒緩故罰之以燠冬而亡冰尋其解春秋之無冰也皆主內失黎庶外失諸侯不事誅賞不明善惡蠻夷猾夏天子不能討大夫擅權邦君不敢制若斯而已矣次至武帝元封六年冬亡冰而云先是遣衛霍二將軍窮追單于斬首十餘萬級歸而大行慶賞上又憫恤勤勞遣使巡行天下存賜鰥寡假貸與之因舉遺逸獨行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以為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聞於是天下咸說按漢帝

其武功文德也如彼其先猛後寛也如此豈是有懦弱凌遲之失而無刑罰戡定之功哉何得苟以無氷示灾便謂與昔人同罪矛盾自已始末相違豈其甚邪此所謂輕持善政用配妖禍者也

志云孝昭元鳳三年太山有大石立眭孟以為當有庶人為天子者京房易傳云太山之石顛而下聖人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於山同姓為天下雄

按此當是孝宣皇帝即位之祥也夫宣帝出自閭閻坐登宸極所謂庶人受命者也以曾孫血屬上

纂皇統所謂同姓之雄者也昌邑見廢謫居遠方所謂人君虜者也班書載此徵祥雖具有剖析而求諸後應曾不縷陳敘事之宜豈其若是茍文有所闕則何以載言者哉此所謂但申解釋不顯符應也

志云成帝建始三年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未央宮又云綏和二年男子王褒入北司馬門上前殿班志雖已有證據言多疏濶今聊演而申之按女子九歲者九則陽數之極也男子王褒者王則

巨君之姓也入北司馬門上殿者王莽始為大司馬至哀帝時就國帝崩後仍此官因以篡位夫入司馬門而上殿亦由從司馬而升極灾祥示兆其事甚明忽而不書為畧何甚此所謂解釋雖讜義理非精也

志云哀帝建平四年山陽女子田無嗇懷姙三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母掘土收養尋本志雖述此妖灾而了無解釋按人從胞至育含靈受氣始末有成數前後有定准

至在孕甫爾遽發啼聲者亦由物有基業未彰而形象已兆即王氏簒國之徵生而不舉葬而不死者亦猶物有期運已定非誅翦所平即王氏受命之應也又案班云以小女陳持弓者陳即莽之所出如女子田無畜者田故莽之本宗事既同占言無一概豈非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乎此所謂妖祥可知寢嘿無說也

當春秋之時諸國賢俊多矣如沙麓其壞梁山云崩鷁退蜚於宋都龍交鬬於鄭水或伯宗子產具

述其非妖或卜偃史過盛言其必應蓋于時有識君子以為美談故左氏書之不刊貽厥來裔既而古今路阻聞見壤隔至漢代儒者董仲舒劉向之徒始别構異聞輔申它說以兹後學陵彼先賢蓋今諺所謂季與厥昆爭私嫂諱者也今諺曰弟與兄爭嫂字以其名鄙故稍文飾之而班志尚捨長用短捐舊習新苟出異同自矜魁博多見其無識者矣此所謂不循經典自任胸懷也

前漢書諸侯王表分為二周有逃債之臺被竊鈇之言服虔注周赧王負債無以歸之主迫責

急乃逃之此後人因以名之劉德曰洛陽南宮謻臺是也師古曰鈇鉞王者以為威周哀政令不行雖有鈇鉞無所用之足為私竊隱藏之耳

前漢書王莽諷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元始元年羣臣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功宜賜號曰安漢公

後漢書董卓徙都長安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持節拜卓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

前漢書眭弘字孟魯國人少從嬴公受春秋孝昭元鳳三年太山南有大石自立孟推春秋之義以石乃陰類下民之象太山乃王者易姓告代之處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霍光惡之乃誅孟

前漢書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京師相驚言大水至渭水虒上小女陳持弓走入横城門入未央宮尚方掖門殿門門衛戶者皆莫見至勾盾中覺得

前漢書成帝綏和二年八月[illegible][illegible]王褒衣絳衣

小冠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組結珮之招前殿署業等曰天帝令我居此

春秋左傳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麓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春秋左傳昭公十九年鄭大水龍鬭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鬭龍弗我覿也龍鬭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

補注

左傳昭公十一年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春秋定公六年冬城中城杜注云為晉侵鄭故懼而城之

春秋定公六年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杜注云鄆貳于齊故圍之

左傳莊公十一年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

左傳僖公十六年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

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

第四科

古學不精者、其流有三、一曰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二曰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三曰屢舉舊事。不知所出。

志云庶徵之恒風劉向以為春秋無其應劉歆以為螽十六年左氏傳釋六鶂退飛是也案舊史稱劉向學穀梁歆學左氏既祖習各異而聞見不同信矣、而周木斯拔、鄭車僨濟風之為害、設于尚書

春秋向則畧而不言歆則知而不俱又詳言衆怪歷叙羣妖述雨鼇為灾而不録趙毛生地書異鳥相育而不載宋雀生鸇其皆見小忘大舉輕畧重葢學有不同識無通鑑故也且當炎漢之代厥異尤奇若景帝承平赤風如血于公在職亢陽為旱在紀與傳各具其祥在於志中獨無其說者何哉所謂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也

左傳云宋人逐猰狗華臣出奔陳又云宋公子它有白馬景公奪而朱其尾鬣佗弟辰以蕭叛班志

書此二事以為犬馬之禍此二事是班生自釋非引諸儒所言案左氏所載斯流實繁如季氏之逆也由鬬雞而傳介衛侯之敗也因養鶴以乘軒曹亡首于獲雁鄭役萌于解黿郤至奪豕而家滅華元殺羊而卒奔此言白黑之祥羽毛之孽何獨捨而不論唯徵犬馬而已此所謂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也

案太史公書自春秋已前所有國家災眚賢掊占候皆出於左氏國語者也今班志所引上自周之幽厲下終魯之定哀而不云國語惟濔以記豈非

忘本狥末逐近棄遠者乎此所謂屢舉舊事不知所出也

所定多目凡一十九種但其失既衆不可殫論故每目之中或時舉一事庶觸類而長宅皆可知又案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釋休咎懲惡勸善以誡將來至如春秋已還漢代而往其間日蝕地震石隕山崩雨雹雨魚大旱大水犬豕爲禍桃李冬花直叙其灾而不言其應載春秋時日蝕三十六而二不言其應漢時日蝕五十三而四十不言其應又惠帝二年武帝征和二年宣帝本始四年元帝永光二年建昭四年

沓地震隕石凡四十。總不言其應。又皇后二年。武都山崩。成帝河平二年。楚國雨雹。大如斧。蜚鳥死。成帝鴻嘉四年。雨魚于信都。孝景之時。大旱者二。肥成二年。大雨水三。河平元年。長安有如人狀。被甲持弩擊之。皆狗也。又鴻嘉中。狗與豕交。惠帝五年十月。桃李花。棗實。皆不言其應。此皆魯史之春秋漢書之帝紀耳、何用復編之於此志哉

昔班叔皮云司馬遷叙相如、則舉其郡縣蕭曹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蓋有所未暇也若孟堅此志、錯謬殊多、豈亦刊削未周者邪不然、何脫畧之甚也亦有穿鑿成文、強生異義、如蜮之為惑、麋之為迷、隕五石者齊五子之徵、崩七山

者漢七國之象叔服會葬郕伯来奔亢陽所以成妖鄭易許田魯謀萊國食苗所以為禍諸如此事其類弘多徒有解釋無足觀採知音君子幸為詳焉

尚書周公居東二年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

春秋左傳隱公三年冬鄭伯之車僨于濟杜注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

史記趙王遷六年大饑民謡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生毛

賈誼新書宋康王時有雀生鸇于城之陬占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康王大喜于是滅滕伐諸侯取淮北之地射天笞地伐社援而焚之齊侯

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于鄭侯之館。病死。
前漢書。武帝建元四年。有風赤如血。非景帝也。
前漢書。于公為郡決曹。東海孝婦。姑自經死。太
守論殺孝婦。于公爭之不能得。郡中枯旱三年。
後太守卜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
斷之。咎儻在是乎。于是太守祭孝婦冢。表其墓。
天立大雨。

春秋左傳。襄公十七年。宋華臣弱皋比之室。殺
其宰華吳。國人逐瘈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
華臣懼。遂奔陳。

春秋左傳。定公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馬四。景公
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
使其徒扶魋而奪之。地出奔陳。

春秋左傳。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
金距。平子怒。益宮于郈氏。且讓。故郈昭伯怨平
子。

春秋左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狄人伐衛。
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

能戰。

春秋左傳。宣公四年。楚人獻黿于鄭靈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夏。子公弑靈公。

春秋左傳。成公十七年。晉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遂謀誅三郤。

前漢書。僖公十六年。正月。隕石于宋五。內史叔興曰。明年齊有亂。劉歆以正月日在星紀。厭在玄枵。齊分野也。五石象齊桓卒而五公子作亂也。注。五公子。謂無虧。元。昭。潘。商人也。

前漢書。文帝元年。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同日俱大發水。潰出。劉向以為近水沴土也。天戒若曰。無戚齊楚之君。今失制度。將為亂。其後封齊悼惠王子六人為王。景帝三年。齊楚七國反。非七山也。

春秋左傳。鄭伯請釋太山之祀而祀周公。以太山之祊易許田。三月。使宛來歸祊。不祀太山也。

【補注】左傳哀公七年。宋人圍曹。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雁獻之。使為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于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八年。遂滅曹。

春秋文公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葬我君僖公。

左傳文公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

左傳宣公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五行志雜駁第十一

春秋時事。違誤最多。摠十五條。

魯文公二年不雨。班氏以為自文即位。天子使叔

服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故致亢陽之禍案周之東遷日以微弱故鄭取溫麥射中王肩楚絶苞茅觀兵問鼎事同列國變雅為風如魯者方大邦不足比小國有餘安有暫降衰周使臣遽以驕矜自恃坐招厥罰亢陽為怪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天高聽卑豈其若是也

春秋成公元年無氷班氏以為其時王子札殺名伯毛伯案今春秋經子札殺毛召事在宣十五年

案左傳宣十一年楚子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未

而此言成公時未達其說下去無氷凡有三載春秋昭公九年陳火董仲舒以為陳夏徵舒弑君楚嚴王（嚴即莊也皆依本書不改其字下同）託欲為陳討賊陳國闢門而待之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尤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案楚嚴王之入陳乃宣十一年事也始有蹊田之謗取愧（一作識）叔時終有封國之恩見賢尼父毒恨尤甚其理未聞案陳前後為楚所滅者三始宣十一年為楚嚴王所滅次昭八年為楚靈所滅後哀十七年為楚惠王所滅今董生誤以陳

首言滅陳也昭八年楚靈王滅陳使穿封戌為陳公是陳蓋滅于昭公時也董氏所引固誤子元亦未審矣

亡之後是楚始滅之時遂妄有占候虛辨物色尋昭之上去于宣魯易四主嚴之下至于靈楚經五代雖懸隔頓別而混雜無分嗟乎下帷三年誠則勤矣差之千里何其濶哉

春秋桓公三年日有蝕之既京房易傳以為後楚嚴始稱王兼地千里案楚自武王僭號鄧盟是懼荊尸又歷文成繆三王方至於嚴是則楚之為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之者哉又魯桓公薨後歷嚴閔釐文宣釐即僖皆依本書不改其字以下同凡五公而楚嚴

始作霸安有桓三年日蝕而已應之者邪非唯敘事有違亦占候失中者矣

春秋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為釐公末年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弑君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悟遂後二年殺公子赤立宣公案遂之立宣殺子赤也此乃文公末代輙謂僖公暮年世懸殊言何倒錯

春秋釐公十二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為是時莒滅杞釐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傳曰曷為城杞滅

案史記杞亡于簡爲之後四十八年爲楚惠王所滅今僅云晉平公時杞尚在商木書校

之孰滅之葢徐莒也如中壘所釋當以公羊爲本爾然則公羊所說不如左氏之詳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平公時杞尚在云云

春秋文公元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爲後晉滅江案本經書文四年楚人滅江今云晉滅其說無取且江居南裔與楚爲隣晉處北方去江殊遠稱晉所滅其理難通

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堤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因名曰棄長而

美好納之平公生子曰佐後宋臣戾讒太子痤而殺之（事在襄二十六年）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事在成十五年）華合比奔衛（事在昭六年）劉向以爲時則有火灾赤眚之明應也案災祥之作將應後來事跡之彰用符前兆如華元奔晉在成十五年叅諸棄堤實難符會又合比奔衛在昭六年而與華元奔晉俱云先是惟前與後事並相違者焉

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鼷鼠食郊牛角襄公十五年日有蝕之董仲舒劉向皆以爲自此後晉

為鷄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後為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得舉手又襄公十六年五月地震劉向以為是歲三月大夫盟于溴梁而五月地震矣又其二十八年春無氷班固以為天下異也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穀梁云諸侯始失政大大執國權又曰諸侯失政大夫盟政在大夫大夫之不臣也按春秋諸國權臣可得言者如三桓六卿田氏而已如鷄澤之會溴梁之盟其臣豈有若向之所說者邪然而穀梁為大夫不臣諸

侯失政，譏其無禮自擅，在茲一舉而已。非是如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相承世官，遂移國柄，若斯之失也。若董、劉之徒，不窺左氏，直憑二傳，遂廣為佗說，多肆侈言，仍云君若綴旒，臣將日甚，何其妄也。

春秋昭十七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為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弒死。後莫敢復責其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晉君還事之。按晉厲公所尸，唯三郤耳，何得云誅四大夫者哉。又州滿既死，今春秋左氏本皆作州蒲，誤也。當為州滿，事具王劭

悼公嗣立選六官者皆獲其事一作才逐七人者盡當其罪以辱及揚干將誅魏絳覽書後悟引愆授職此則生殺在己寵辱自由故能申五利以和戎馳三駕以挫楚威行夷夏霸復文襄而云不復責大夫何厚誣之甚也自昭公已降晉政多門如以君事臣居下僭上者此乃因昭之失漸至陵夷匪由懲厲之獄自取淪辱也豈可輒持彼後事用誣先代者乎

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東方董仲舒劉向以

為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氐出東方者軫角亢也或曰角亢大國之象為齊晉也其後田氏篡齊六卿分晉案星孛之後二年春秋之經盡矣又十一年左氏之傳盡矣自傳盡後八十二年齊康公為田和所滅又七年晉靖公為韓魏趙所滅上去星孛之歲皆出百餘年辰象所躔氣祲所指若相感應何大疏闊者哉且當春秋既終之後左傳未盡之前其間衛弒君越滅吳魯遜越云云賊臣逆子破家亡國多矣此正得東方之象大國之徵何

故捨而不述遠求他代者乎又范與中行早從殄滅智入戰國繼踵云亡輙與三晉連名惣以六卿爲目殊爲謬也尋斯失所起可以意測何者二傳所引事終西狩獲麟左氏所書語連趙襄滅智漢代學者唯讀二傳不觀左氏故事有不周言多脫畧且春秋之後戰國之時史官闕書年祀難記而學者遂疑奚齊分晉時與魯史相隣故輕引災祥用相符會白珪之玷何其甚歟

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成公五

年梁山崩七年𪅀鼠食郊牛角劉向以其後三家逐魯昭公卒死於外之象蔡乾侯之出事由季氏孟叔二孫本所不預況昭子以納君不遂發憤而卒論其義烈道貫幽明定為忠臣猶且無愧編諸逆黨何乃厚誣夫以罪由一家而兼云二族以此題目何其濫歟

左氏傳昭公十九年龍鬬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劉向以為近龍孽也鄭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強吳鄭當其衝不能修德將鬬三國以是危亡是時

子産任政內惠于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亡患此能以德銷灾之道也案昭之十九年晉楚連盟干戈不作吳雖強暴未擾諸華鄭無外虞非子産之力也又吳為遠國僻在江干必畧中原當以楚宋為始鄭居河頼地匪衷庚謂當要衝殊為乖角求諸地理不其爽歟

春秋昭公十五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為時宿在畢晉國象也云云日比再蝕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案自昭十四年迄于獲麟之歲其間

日蝕復有七焉事列本經披文立驗安得云再蝕而已又在春秋之後也且觀班志編此七蝕其六皆載董生所占復不得言董以事後春秋故不存編錄再思其語三覆所由斯蓋孟堅之誤非仲舒之罪也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劉向以爲先是陳侯之弟招殺陳太子偃師楚因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按楚縣中國以爲邑者多矣如邑有宜見於經者豈可不以楚爲名者哉蓋當斯時

陳雖暫亡尋復舊國故仍取陳號不假楚名獨不見鄭裨竈之說斯灾也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此其効也自斯而後若顓頊之墟宛丘之地如有應書于國史豈可復謂之陳乎

春秋左傳文公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于魯國

春秋左傳文公元年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敖如晉始聘

春秋左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桓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中

王肩。

春秋左傳。僖公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

春秋左傳。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春秋左傳。宣公十一年。楚子爲陳夏氏之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使于齊。反。不賀。王使讓之。對曰。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楚子乃復封陳。孔子讀史記至楚封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

春秋魯宣公薨。成公立。成公薨。襄公立。襄公薨。昭公立。凡四世。

史記。楚穆王卒。子莊王立。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卒。子員立。是爲郟敖。公子圍弒郟敖而立。爲靈王。凡五世。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爲鄰國闕。

春秋左傳。宋寺人惠墻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楚客聘于晉。太子知之。請野享之。伊戾請從。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縊。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衛獻公使與寗喜言。喜曰。必子鮮在。子鮮以公命與寗喜言曰。苟反。政由寗氏。祭則寡人。喜告右宰穀。穀曰。不可。獲罪于兩君。天下孰畜之。

春秋左傳。成公十七年。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僞訟者。三郤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于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

春秋左傳。成公十八年。晉使荀罃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庚午盟而入。辛巳朝于武

宮。逐不臣者七人。二月乙酉。即位于朝。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春秋左傳。晉悼公會諸侯于雞澤。魏絳為中軍司馬。公子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公怒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辱何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魏絳至。授僕人書。公讀其書。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言。軍禮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春秋左傳。襄公四年。無終子嘉父。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魏絳曰。和戎有五利焉。公悅。使魏絳盟諸戎。

春秋左傳。襄公十一年。晉悼公伐鄭。己酉。師于牛首。十一年四月。復伐鄭。觀兵于南門。鄭人懼。行成。九月。諸侯悉師伐鄭。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十二月。會于蕭魚。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季氏逐昭公。叔孫昭子自闞歸。平子稽顙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

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十月辛酉。昭子齋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春秋左傳。楚崇諸侯之討。而拔其地以塞夷庚。注。夷庚。吳晉往來要道也。

春秋左傳昭公八年。陳哀公元妃鄭姬生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哀公。繼。招殺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公子勝愬諸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

補注

春秋文公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左氏傳曰。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杜注云。晉取衛田正其疆界。

左傳宣公十五年。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毛伯衛。杜注云。王子捷。即王札子。按本經及杜注。非作王札子。史通誤。

左傳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

左傳文公十八年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

公按惡夫人姜氏之子公羊傳謂之子赤

左傳文公四年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

口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

左傳成公十五年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華元

為右師華元曰吾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

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

寵乎乃出奔晉

左傳昭公六年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

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

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

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

左傳襄公三年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

于鷄澤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陳請服也

春秋襄公十有六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

戊寅大夫盟正義曰公羊以為溴梁之會君若

贅旒然穀梁云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諸侯皆在。而大夫自盟。其事不由君也。

孫　端紱佩章
　　景緯揆基　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九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二十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注
海虞顧　鎮備九叅訂
長山聶際茂松岩同訂

暗惑杵時

暗惑第十二　十四條

夫人識有不燭神有不明則真僞莫分邪正靡別昔人有以髮繞炙誤其國若者有置毒於胙誣其太子者矣夫髮經炙炭必致焚灼毒味經時無復

殺害、而行之者僞成其事、受之者信以為然、故使見咎一時、取怨千載、夫史傳叙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難憑、欺誣可見、如古来學者莫覺其非、蓋徃徃有焉、今聊舉一二、加以駁難、列之如左、

史記本紀曰、瞽叟使舜穿井、為匿空旁出、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瞽叟象喜、以舜為已死、象乃止舜宮、

難曰、夫杳冥不測、變化無恒、兵革所不能傷、網羅所不能制、若左慈易質為羊、劉根竄形入壁是也、

時無可移禍有必至雖大聖所不能免若姬伯拘於羑里孔父阨於陳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謂彼幻化是為聖人豈知聖人智周萬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與夫方內之士有何異哉如史記云重華入於井中匿空出去此則其意以舜是左慈劉根之類非姬伯孔父之徒苟識事如斯難以語夫聖道矣且案太史公黃帝堯舜軼事時時見於他說余擇其言尤雅者著為本紀書首若如向之所述豈可謂雅邪

又史記滑稽傳孫叔敖為楚相楚王以霸病死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優孟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為壽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欲以為相

難曰蓋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故窳隆異等修短殊姿皆稟之自然得諸造化非由倣傚俾有遷革如優孟之象孫叔敖也衣冠談說容或亂真眉目口鼻如何取類而楚王與其左右曾無疑惑

此特極言優孟之似叔敖耳子元所擬頗似高叟爲詩

者也昔陳焦既亡累年而活秦諜從縊六日而蘇遂使竹帛顯書今古稱怪況叔敖之歿時日已久楚王必謂其復生也先當詰其枯骸再肉所由闔棺重開所以豈有片言不接一見無疑遽欲加以寵榮復其祿位此乃類夢中行事豈人倫所為者哉

又史記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

難曰夫人既從物故然後加以易名田常見存而

遽呼以謚此之不實明然可知又案左氏傳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論語陳司敗問孔子昭公知禮乎史記家令說太上皇曰高祖雖子人主也諸如此說其例皆同然而事由過誤易爲筆削若田氏世家之論成子也乃結以韻語纂成歌詞欲加刊正無可釐革故獨舉其失以爲標冠云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既殁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事之如夫子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嘗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商瞿

四科只論列從陳蔡之人耳未可以有若之名不款四科遂謂其賢不逮也

長無子、毋為取家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之、有若嘿然無應、弟子起曰、有若避、此非子之坐也、

難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參魯宰我言語一作宰言游學師商可方回賜之類此並聖人品藻優劣已詳門徒商搉臧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隸於四科舉無偕于十哲遠尼父既殁方取為師以不答所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猶使喪明致罰、投杖謝愆、何肯公然

自欺詐相策奉此乃兒童相戲非復長老所爲觀孟軻著書首陳此説馬遷裁史仍習其言得自委巷曾無先覺悲夫

又史記漢書皆曰上自雒陽南宫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讐忌此屬畏誅故相聚謀反爾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

國家新造慮多反側急須莫定安集之張良特乘間而建此策耳非必諸將果謀反也求劍刻舟何以論古

酒封雍齒為侯

雖曰夫公家之事知無不為見無禮於君如鷹鸇之逐鳥雀案子房之少也傾家結客為韓報讐此則忠義素彰名節甚著其事漢也何為屬羣小聚謀將犯其君遂嘿然杜口俟問方對倘若高祖不問竟欲無言者耶且將而必誅罪在不測如諸將屯聚圖為禍亂密言臺上猶懼覺知羣議沙中何無避忌為國之道必不如斯然則張良慮反側不安雍齒以嫌疑受爵益當時實有其事也如複道

之望坐沙而語是説者敷演妄益其端耳

又東觀漢記曰赤眉降後積甲與熊耳山齊云云難曰案盆子既亡棄甲仍衆必與山比峻則未之有也昔太誓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孔安國曰蓋言之甚也如積甲與熊耳山齊者抑亦血流漂杵之徒歟

又東觀漢記曰郭伋為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于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始到喜故奉迎伋辭謝之事

古之循吏服畧簡易如單車就道一馭自隨皆漢世事也豈必前騶後乘蔽野塞路者哉子元之見何其陋也

訖諸兒送出郭外問使者何日當還伋使別駕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為違信止於野亭須期乃入

難曰蓋此事不可信者三焉按漢時方伯儀比諸侯其行也前驅蔽野後乘塞路鼓吹沸喧旌棨填咽彼草萊稚子齠齔童兒非唯羞赧不見亦自驚惶失據安能犯騶駕凌襜帷首觸威嚴自陳襟抱其不可信一也又方伯按部舉州振肅至於墨綬長吏黃綬羣官率彼吏人顒然佇候兼復掃除逆

按史記趙世家毋卹剖竹得朱書又貨殖傳山西饒材竹則晉陽未嘗無竹也

旅行李有程嚴備供具憩息有所如棄而不就居止無常必公私闕擬客主俱窘凡為良二千石固當知人所苦安得輕赴數童之期坐失百城之望其不可信二也夫以晉陽無竹古今共知假有傳檄它方蓋亦事同大夏訪知商賈不可多得況在童孺彌復難求羣戲而乘如何克辦其不可信三也凡說此事忽有三科推而論之了無一實異哉

又魏志注語林曰匈奴遣使人來朝太祖令崔琰在座而已握刀侍立既而使人問匈奴使者曰曹

公何如對曰曹公美則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乃追殺使者云

難曰昔孟陽臥床詐稱齊后紀信乘纛矯號漢王或主遘屯蒙或朝罹兵革故權以取濟事非獲已如崔琰本無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稱人君皆慎其舉措況魏武經綸霸業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君處臣位將何以使萬國具瞻百寮僉矚也又漢代之於匈奴其為綏撫勤矣雖復賂以金帛結以親姻猶虺毒不悛狼心易擾如輒殺其

使者。不顯罪名。復何以懷四夷於外蕃。建五利于中國。且曹公必以所爲過失。懼招物議。故誅彼行人。將以杜玆謗口。而言同綸綍。聲遍寰區。欲益而彰。止益其辱。雖愚暗之主。猶所不爲。況英畧之君。豈其若是。夫芻蕘鄙說。閭巷讕言。諸如此書。通無擊難。而裴引語林斯事。編入魏史注中。持彼虛詞。亂玆實錄。故特申掎摭。辨其疑誤者焉。蓋曹公多詐。好立譎謀。流俗相欺。遂爲此說。

又魏世諸小書。皆云文鴦侍講殿尾。皆飛云云

難曰、案漢書云、項王叱咤、慴伏千人、然則呼聲之極大者、不過使人披靡而已、尋文鴦武勇、遠慙項籍、況侍君側、固當屏氣徐言、安能檐尾皆飛、有踰（舊本作踰）武安鳴鼓、且尾既飄隕、則人必震驚、而魏帝與其羣臣、焉得蕭然無害也、

又晉陽秋曰、胡質為荊州刺史、子威自京師省之、見父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疋、為路糧、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

難曰、古人謂方牧為二千石者、以其祿有二千石

故也名以定體貴實甚焉設使廉如伯夷介若黔敖苟居此職終不患於貧餒者如胡威之別其父也一縑之財猶且發問則千石之俸其貲安施料以牙籌推之借箸察其厚薄知不然矣或曰觀諸史所載茲流非一（如張湛為蜀郡乘折轅車吳隱之為廣州貸米待客並其類也）必以多為證則足可無疑然人自有身安敝縕口甘麤糲而多藏鏹帛無所散用者故公孫弘位至三公而卧布被食脫粟飯汲黯所謂齊人多詐者足也安知胡威之徒其儉亦皆如此而史臣不詳

厥理直謂清白、繆矣哉

又新晉書阮籍傳曰、籍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棊、對者求止、籍留與决、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斗、及葬、食一蒸㹠、飲酒二斗、然後臨穴、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復吐血數斗、毀瘠骨立、殆致滅性

難曰、夫人才雖下愚、識雖不肖、始亡天屬、必致其哀、但以苴絰未幾、悲荒遽輟、如謂本無戚容、則未之有也、況嗣宗當聖善將歿、閔凶所鍾、合門惶恐、舉族悲咤、居里巷者、猶停舂杵之音、在隣伍者、尚

申匍匐之救而爲其子者方對局求决舉杯酣暢但當此際曾無慼惻則心同木石志如梟獍者安有既臨泉穴始知摧慟者乎求諸人情事必不爾又孝子之喪親也朝夕孺慕鹽酪不嘗斯可至於癯瘠矣如甘旨在念則觔肉內寬醉飽自得則肌膚外博況乎溺情犯酒不改平素雖復一時嘔慟豈能柴毀骨立乎蓋彼阮生者不脩名教居喪過失而說者遂言其無禮如彼人以其志操尤異才識甚高而談者遂言其至性如此唯毀及譽皆無

取焉、

又新晉書王祥傳曰、祥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年垂耳順覽勸之乃應召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時人歌曰海沂之康、實頼王祥年八十五太始五年薨

難曰、祥為徐州別駕寇盜充斥固是漢建安中徐州未清時事耳、有魏受命凡三十五年、上去徐州寇賊充斥、下至晉太始五年、當六十年巳上矣、祥

于建安中年垂耳順更加六十六載至晉太始五年耄則當年一百二十歲矣而史云年八十五耄者何也如必以終時實年八十五則為徐州別駕止可二十五六年矣又云其未從官已前隱居三十餘載者但其初被檄時止年二十五六自此而往安得復有三十餘年乎必謂祥為別駕在建安後則徐州清晏何得云于時𡨥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乎求其前後無一符會也

凡所駁難具列如右蓋精五經者討羣儒之別義

練三史者徵諸子之異聞加以探賾索隱然後辨其紕繆如向之諸史所載則不然何者其叙事也唯記一途直論一理而矛盾自顯表裏相乖非復牴牾直成狂惑者爾尋茲失所起良由作者情多忽畧識唯愚滯或採彼流言不加詮擇或傳諸繆說即從編次用使真偽混淆是非參錯蓋語曰君子可欺不可罔至如邪說害正虛詞損實小人以為信爾君子知其不然語曰信書不如無書蓋為此也夫書彼竹帛事非容易凡為國史可不慎諸

韓子。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宰夫頓首再拜曰。奉熾爐炭。火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也。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堂下而譙之。果然。

春秋左傳。驪姬爲太子申生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

後漢書。劉根。頴川人。隱居嵩山。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爲妖妄。收執詣郡。數之。根曰。實無他異。頗能令人見鬼。祈曰。促召之。根乃召其亡父祖。及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祈驚懼悲哀。根忽然俱去。不知所在。

吳志。孫休。永安四年。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春秋左傳。宣公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春秋左傳。衛州吁初立。未能定其民。石厚問定

君于石乎、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

史記漢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家令說太公曰。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後高祖朝。太公擁篲。高祖大驚。乃尊太公爲太上皇。

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子夏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乎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間。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投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以久矣。

春秋左傳。齊襄公遊于姑棼。遂稱管至作亂。徒人費過賊于門。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床。曰。非君也。不類。

補注

史記趙奢傳、秦伐韓、趙王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秦軍之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

禮記檀弓篇、隣有喪、舂不相、里有殯、巷不歌。

詩谷風篇、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忤時第十三

孝和皇帝時、韋武弄權、母娼一作媪預政、士有附麗之者、起家而綰朱紫、予以無所傅會、取擯當時、一為中允四載不遷會天子還京師、朝廷願從者衆、予求番次在大駕後、發日、逗留不去、守司東都、杜門却掃、凡經三載、或有譖予躬為史臣、不書國事、而取樂丘園、私自著述者、由是驛召至京、令專執史筆、于時小人道長、綱紀日壞、仕於其間、忽忽不樂、遂與監修國史蕭至忠等諸官書求退、曰、僕幼聞詩禮、長

涉藝文至于史傳之言尤所躭悅尋夫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尚書素王素臣斯稱微婉志晦兩京三國班謝陳習闡其蕃中朝江左王陸干孫紀其歷劉石僭號方策委於和張宋齊應錄惇史歸于蕭沈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殘編孟堅所亡葛洪刊其雜記休文所缺荀綽裁其拾遺凡此諸家其流蓋廣莫不頋彼泉藪尋其枝葉原始要終備知之矣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于論才范曄為書盛言矜其贊體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哲者焉然自策名

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
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静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
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
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
聞藉以衆功方云絶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
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
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
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袁家自
稱為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

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于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況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深居九

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䪨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栖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紀實。取嫉權門。王劭直書。見讐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奸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時得失之列良史是

非之准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脩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辭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古無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揔領之義耳如創立紀年則年有斷限草傳叙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畧而不畧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惰須等某表某篇付之此職某傳某志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

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
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
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
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安得笑僕編次
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
課責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
時輟手竊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
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
不能者止所以比者布懷知己歷詆羣公屢辭載

筆之官頗罷記言之責者正為此爾抑又有所未諭聊復一二言之比奉高命令隷名修史其職非一如張尚書崔岑二吏部鄭太常等既迫以吏道不可拘之史任以僕曹務多閑勒令專知下筆夫以惟寂惟寞乃使記事記言茍如其例則柳常侍劉秘監徐禮部等并門可張羅府無堆案何事置之度外而使各無羈束乎必謂諸賢載削非其所長以僕鎗鎗鉸鉸故推為首最就如斯理亦有其說何者僕少小從仕早躡通班當皇上初臨萬邦

未親庶務而以守茲介直不附奸臣遂使官若土牛棄同芻狗逮鑾輿西幸百寮畢從自惟官曹務簡求以留後居臺常謂朝廷不知國家於我已矣豈謂一旦忽承恩旨州司臨門使者結轍既而驅駟馬入函關排千門謁天子引賈生于宣室雖嘆其不召季布于河東反增其愧明公既位居端揆望重台衡飛沉屬其顧盼榮辱由其俛仰曾不上祈宸極申之以寵光僉議縉紳縻我以好爵其相見也直云史筆闕書為日已久石渠掃第思子為

勞今之仰追唯此而已抑明公足下獨不聞劉炫
蜀王之說乎昔劉炫仕隋為蜀王侍讀尚書牛弘
嘗問之曰君王遇子其禮如何曰相期高於周孔
見待下於奴僕弘不悟其言請聞其義炫曰吾王
每有所疑必先見訪是相期高於周孔酒食左右
皆饜而我餘瀝不霑是見待下於奴僕也僕亦竊
不自揆輒敢方於鄙宗何者求史才則千里降追
語宦途則十年不進意者得非相期高於班馬見
待下於兵卒乎又人之品藻貴識其性明公視僕

于名利何如哉當其坐嘯洛城非隱非吏惟以守愚自得寧以克詘攖心但今者黽勉從事攣拘就役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禮求諸隗始其義安施儻使士有澹雅若嚴君平清廉如段干木與僕易地而處亦將彈鋏告勞積薪為恨況僕未能免俗能不蒂芥于心者乎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彈大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已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唯明

公足下哀而許之至忠得書大慙無以酬答又惜其才不許解史任而宗楚客崔湜鄭愔等皆惡聞其短共讎嫉之俄而蕭宗等相次伏誅然後獲免于難

史記賈誼為長沙王傅歲餘徵見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史記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有人言其賢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曰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臣恐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也上默然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史記、燕昭王于燕破之後、卑身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王必欲致士、請自隗始、况賢于隗者、豈遠千里哉、

史記、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蹻而見之、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為、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兮、食無魚、乃遷之幸舍、

史記、汲黯始為列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已而弘至丞相、湯為御史大夫、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人、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

〔補注〕

唐書、蕭至忠傳、沂州丞人、龍朔中為侍中中書令、時宗楚客懷奸植黨、韋巨源等無所弼正、至忠獨不詭隨、時望翕然歸重、唐隆元年、坐后黨出為晉州刺史、太平公主寖用事、至忠乃自附納、復為中書令、封鄭國公、乃參主逆謀、先天二年、主敗、至忠遁入南山、數日、捕誅之

唐書、楊再思傳、再思、鄭州原武人、為人佞而智
昌宗以姿貌倖、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似蓮花、非
也、正謂蓮花似六郎耳、其巧諛無耻類如此、後
拜中書令、監修國史、
唐書、宗楚客傳、楚客、字叔敖、蒲州人、武后從姊
子、及進士第、累遷戶部侍郎、垂拱中、坐奸贓、流
嶺外、歲餘、還、俄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懿宗所
劾、貶播州司馬、久之、復同平章事、坐事貶原州
都督、武三思引為兵部尚書、韋氏敗、坐誅、
唐書、張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與李勣同為
宰相、知左史事、弟子錫、龍朔中、累遷工部尚書
兼修國史、
唐書、崔仁師傳、孫湜、字澄瀾、少以文詞稱、附托
昭容上官氏、數與宣淫于外、拜中書侍郎、檢校
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鄭愔同典選
後賜死、
唐書、岑羲、字伯華、第進士、累遷太常博士、進吏
部侍郎、時崔湜鄭愔掌選、皆以賄聞、獨羲勁廉

為時議嘉仰、

唐書、柳芳傳、芳字仲敷、蒲州河東人、開元末、擢進士第、直史館、叙天寶後事、棄取不倫、史官病之、

孫端綬佩章

景緯揆基 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二十終